

思语

红旗渠畔听新曲

“知识跨年”成风尚

□ 刘京晶

伴随着对知识的欣赏
步入新年，打破了传统节
日的体验方式，让受众不
再满足于单纯的符号化表
达，而是注重追求精神层
面更有意义的东西

跨年夜，一直是媒体平台收视的必争之地。随着一年一度各大卫视跨年晚会混战的结束，传统以歌舞表演为主要形式的娱乐跨年越发呈现疲态，豪华的明星阵容、酷炫的舞美设计等大招频频失灵。与此同时，一种以思想碰撞、干货分享为特点的跨年形式——“知识跨年”逐渐成为狂欢跨年夜的一股清流。

“知识跨年”通常选择当年的热点话题，将专业知识重新定义，与诙谐幽默的段子相连，增加观点的碰撞与交流，不仅让观众感受到跨年的节日氛围，更引发情感共鸣和思考。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12月，这种有趣又有料的跨年新风尚再次流行起来。吴晓波“国运70年”年终秀、白岩松“对话Z世代”、罗振宇《时间的朋友》跨年演讲、浙江卫视《2019思想跨年》轮番登场，在创造话题、收割流量的同时，还收获了格调与深度。

“知识跨年”的流行，得益于近年来得到、知乎、喜马拉雅等内容付费平台的火爆。在互联网技术的催化下，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，时间不够用、知识碎片化不断强化着现代人的“知识焦虑”和“本领恐慌”。内容付费平台因此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，延伸出很多商业性的跨年演讲活动，有的还成了具有品牌号召力的演讲IP，俘获了大批受众，甚至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运作体系，取得了巨大成功。

“知识跨年”渐成气候的背后，反映了当下青年一代对传统节日认知的转变。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，节日的庆祝主要诉诸热闹的氛围和情感的交流。将知识分享放置于跨年这一极具仪式感的时间节点上，通过分享过去一年的观察和思考，帮助人们在年终岁末盘点收获，为这一年郑重地画下句号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知识跨年更加贴近辞旧迎新的内涵。

可以说，用知识步入新年，打破了传统节日的体验方式，让受众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符号化表达，而是注重追求精神层面更有意义的东西。在跨年夜，用满满的知识力量引领大众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，让那些在快速变革的时代里焦虑与疲惫的心灵得到温暖与慰藉，对于引领健康向上的跨年新风尚，是值得提倡的。

欣喜的是，“知识跨年”已经不再是网络上意见领袖的专利，越来越多的高校学者开始加入其中，尝试运用互联网思维和融媒体传播方式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，通过打造“跨年慕课”将知识跨年和教书育人相结合，体现了高校的学术担当。2018年12月31日晚，中国传媒大学就上演了一场主题为“见证：文化40年”的跨年直播公开课。在持续4个小时的演讲中，观众和主讲者一道重温了过去的文化记忆，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文化所取得的巨大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据统计，当晚公开课在线观看人数达2224万人次。

目前，我国正在构建学习型社会，用知识分享的方式跨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。未来，期待有更多领域的专家学者可以加入到“知识跨年”的行列，利用互联网传播技术扩大学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，引领知识分享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当知识分享者和观众达到同频共振的时候，“知识跨年”就不仅仅是一场观点的碰撞，而是社会大众共度佳节的新民俗。这场新时代的新民俗活动有望成为中华“年节文化”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责任编辑 李丹 敖蓉

美术编辑 高妍

邮箱 jrbzmzk@163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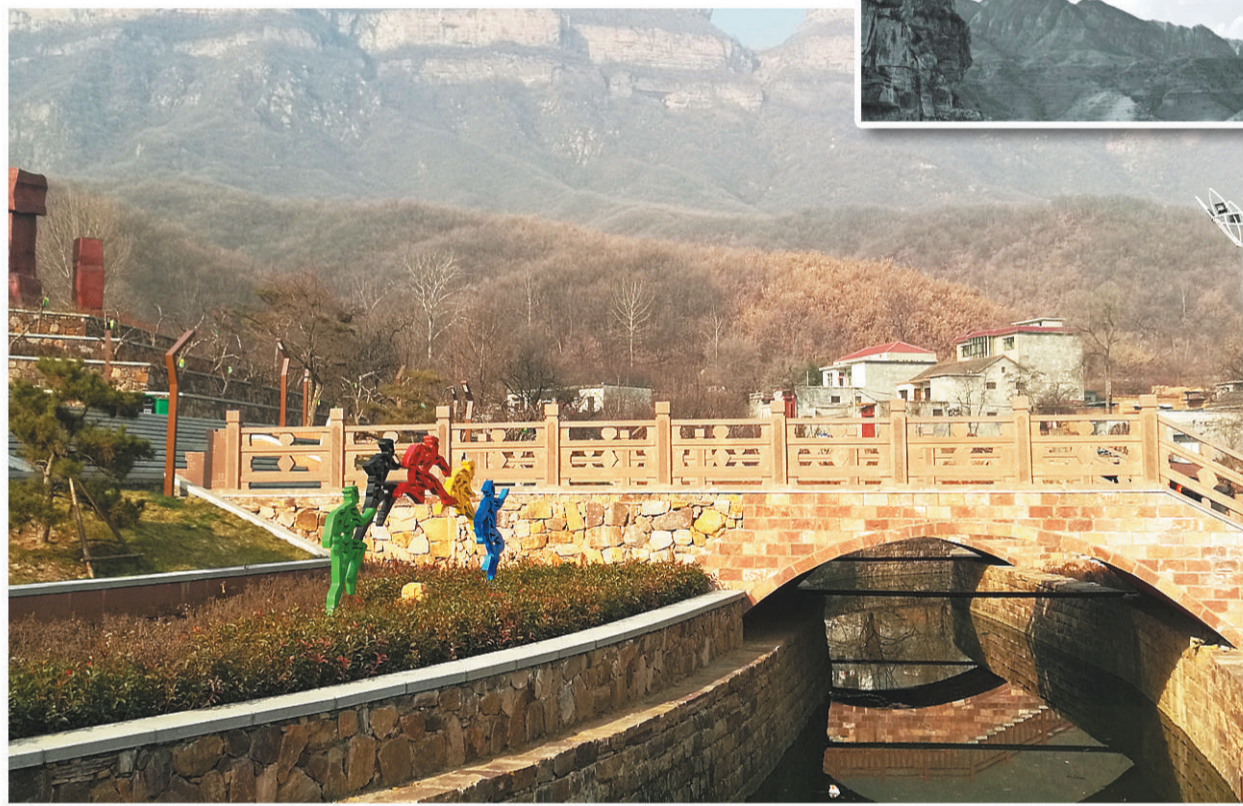
□ 魏永刚

在那段艰苦岁月里，林州人民形成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。今天，红旗渠成为地方文化的底色和基调，被人们写进镇歌、村歌，在林州大地传唱

右图 当年修建红旗渠时，排队队在悬崖间排险。（资料图片）

下图 如今鲁班豁下的红旗渠畔，是大太行山森林运动公园。

魏永刚摄



红旗渠是一条渠。它蜿蜒在晋豫交界的太行山腰，主干渠从绝壁悬崖间穿行70公里，被誉为“人间天河”。

红旗渠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的化身。河南林州人民在上世纪60年代，用近10年时间凿山修渠，引漳河水入林，彻底解决了千百年来缺水的大问题。在那段艰苦岁月里，林州人民形成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团结协作、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。

萧瑟冬日，我沿渠顺流而下，一路走来，太行静穆，渠水悠悠。凿山的炮声早已沉寂在岁月深处，惟有乡村传来的清丽歌声让人回味。

“红旗渠从俺门前过，一渠两岸桃花飞。背靠太行满山翠，瓜果飘香惹人醉……”老奶奶坐在柳树下，说说笑笑合不拢嘴……”

今天，红旗渠成为人们歌唱新生活绕不开的一个音符，它被人们写进镇歌、村歌，在林州大地传唱。林州市已经有18个村镇谱写了镇歌、村歌。我循声而去，在人们的新生活中找寻那段历史，感受那从未走远的红旗渠精神。

那一代人： 需要干啥就学啥

沿太行山而下，红旗渠进入林州不远就是姚村镇。我们在姚村镇西丰村民活动中心，见到了郭来仓。这位74岁的老人和一群老伙计们聚在那里打台球。16岁那年，他就上了修红旗渠的工地。

“红旗渠精神就是受苦。”他说，那时候愁的是吃不饱饭，还得干重活。他们修渠住在山西平顺县一个叫白杨坡的小山村。“住了一个月，我还不知道白杨坡是啥样。”他说，早上天不亮就开工了，晚上看不见人影才回来。

“现在还能受得了那个苦吗？”我问。“能！”老人回答得十分干脆，“如果再年轻一回，我们还能吃得了那个苦。俺林州人就是不怕苦。”

看着老人坚定的神色，我想起太行山

人常用的一个词：“犟”！上世纪60年代，他们靠这种精神在山上凿出一条渠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也是靠着这种精神，从红旗渠工地上回来的那代人，创造了林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。

修红旗渠为林州培养出了10万工匠，郭来仓是其中普通的一员。他从红旗渠工地回来后，先到山西太原做建筑工人。后来，他又到北京、齐齐哈尔、漠河等地打工，做过泥瓦工、木工，也当过电工，搞过电焊。“需要干啥就学啥。”他说，上过红旗渠工地的人都是这样的。

“需要干啥就学啥”，我在林州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话。与郭来仓老人在一起的郭春生修渠修了两年，后来到天津等地打过工，“干过石匠，也当过铁匠”。他也说，缺什么就去学什么。我们在黄华镇桑园村不远处的红旗渠上，遇到了郭德兴老人。他1967年参加修红旗渠工程，“一个独轮车装1000多斤，我一个人推着就跑了”。老人有一个儿子，在山西太原打工。“这个孩子做过木工，做过泥瓦匠，也学会了开汽车。我们林州人都巧，舍得出力气。”他说，“需要干啥就学啥，学会了啥就干啥。”

林州人民修渠10年，引来一股清泉，培养了10万工匠。那一代林州人在修渠中学会了石匠、铁匠、木工，他们靠着这些手艺“十万大军出太行”，从事建筑业。在后来的岁月里，他们学电工、修汽车、办工厂，创造了“十万大军富太行”的佳话。今天，沿渠走访七八个村庄，我依然听到这句朴实的话：“需要干啥就学啥。”

这一代人： 吃得饱还要过得好

红旗渠一干渠从黄华镇庙荒村穿过。干渠两岸的民居整修一新，不少农户都经营起了民宿。这个包括7个自然村、只有820多口人的小山村，还建起了360多平方米的创客基地。党支部书记郁林英是一位女同志。她感慨，过去我们奔忙着为吃饱，现在则要追求过得好。“过得好不比

吃得饱容易。”

“过得好”是林州人的新追求。姚村镇41个行政村2018年实现了天然气、集中供暖和自来水“村村通”。东岗镇是一个山区镇，当年红旗渠在这里的东芦寨需要钻山，人们学习坎儿井的办法，打了30多口竖井，相互连通，在这个村不远处挖通了著名的曙光洞。这成为红旗渠修建中的一个创造。今天我们走到村里，农民欣喜地谈论的是用上管道天然气的新鲜事。53岁的付书云说，她开最小的火苗熬粥，“味道也不错”。上一代人喝着稀粥修红旗渠，这一代人尝试着用天然气“熬粥”。连绵的太行山，星散的村落，都通上了天然气，这也许比红旗渠更大的工程。

“过得好”要比“吃得饱”含义更丰富。走访姚村镇，当地同志建议我去看看村史馆。史家河村史馆在18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，以图片和实物展陈着这个村庄从“穷苦史家河”“激情史家河”到“奋进史家河”“幸福史家河”“筑梦史家河”的历史。村史馆正在成为林州农村的一道独特风景。姚村镇41个村有10个村筹备建馆，史家河、西张两个村已经建成，还有3个村出版了村志。

每个村庄的奋斗史正在村史馆、村志里沉淀成一种精神，凝结成一种文化，“化”入百姓生活，滋养着今天的人们。这也成为“过得好”的内容之一。

南郎垒村已经有了另一个名字“金阳社区”。这个小村原来在太行山脚下的一处低洼的地方，传说是东汉年间一名叫王郎的将军在那里垒墙设防，得名“郎垒”。10多年前，上游各村盛行磁选业，排污排沙淤塞了村西河道。每逢汛期，洪水暴涨，淹没了大部分村庄。更严重的是，周围小厂林立，粉尘噪音严重。因此，2012年冬，陵阳镇党委、政府投资建设新区，南郎垒全村搬迁到今天陵阳镇的金阳社区来。

“如今咱们郎垒哟，赶上了好政策，崭新的社区搬进多少平安和祥和……”

修红旗渠为林州培养出许多石匠和铁匠。后来发展乡镇企业，许多村从采石头、搞生铁铸造等起步。然而，这些年林州几乎所有铸造厂和采石场都关停了。太行山下的这个小城把“美起来”当作“过得好”的新追求。

下一代人： 富起来更要美起来

也许，太行山偏爱林州。它像一道坚实的屏障，排列在林州西侧。站在林州看太行，没有险峻巍峨的气势，只有如母亲臂弯一般可以依靠的安全感。

这道屏障突然弯下一个半圆形豁口，人称“鲁班豁”。传说当年鲁班登太行无路可走，就用斧子凿出这么个豁口。走上鲁班豁不远，就到了山西。过去很长时间，人们都记得这个豁口，林州人从这里逃荒，到山西找生路。太行山有很多村庄叫“林移”，为的是让后人记住他们是林州移民来的。

今天，鲁班豁是林州城外太行山森林运动公园的一个重要元素，登鲁班豁成了登山爱好者的一个项目。红旗渠从公园门前缓缓流过，渠下是一条公路，直通林州石板岩镇的大行大峡谷旅游区。沿渠东去一两公里，是魏家庄村。

我到魏家庄来看农家乐。沿着红旗渠岸边，一排22家都是农家乐。村党支部书记李明生介绍，村里从2013年开始办农家乐，2016年就发展到22家。2017年他们的营业额加起来有1200万元，2018年至少能达到1600万元。如果按照30%净利润算，收入近500万元，每家能挣20多万元。

苞谷米稀饭是魏家庄农家乐的“保留品牌”。食材很简单：苞谷米、土豆、花生、萝卜块、红薯和南瓜。李明生说，这是修红旗渠时人们的“主食”，现在配上凉菜，是游客喜欢的美食。

程瑞平家最擅长的也是熬稀饭。因为丈夫刘富强的奶奶崔银花是红旗渠铁姑娘队的队员，他们家的生意似乎更好一些。她和爱人原本在县城搞汽车修理，2013年回村开起农家乐。“2018年一个夏天，我们的利润有30多万元。”程瑞平说，“比修理汽车要好得多。”山水是资源，修红旗渠的历史也是资源，程瑞平的农家乐一进门就挂着奶奶的照片，直观地向客人展示着红旗渠的历史。

“爷爷的故事讲了很久”，这是柳林村村歌的第一句歌词。在林州，“爷爷的故事”大都连着红旗渠，而让爷爷们最欣喜的是子孙们的新生活。我们在芦寨村中拦住80岁的付黑旦，想听听红旗渠的故事，他却从自家孙子说起。

“我3个孙子，两个已经成家，孙媳妇都是大学生。”他在自家沙发上坐定，一脸自豪。上红旗渠工地时，他23岁，算村里最小的年轻人。如今，他的孙子在这个年龄都大学毕业了。大孙子大学毕业之后在郑州从事建筑业，娶了个许昌籍的媳妇，是大学生；第二个孙子在大学学习的是设计专业，媳妇也是大学生。还有一个孙子在郑州一所大学读研究生，学习的是环保专业。“我们那时候开山修渠，孙子来学习怎么保护山。”付黑旦老人说到这里嘿嘿笑了。

东芦寨村2450多口人，现在有10多个孩子在读研究生；姚村镇西丰村5200多口人，村支书郭红拴“统计”，仅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就有20多个，算上其他学校的，至少有50多人在读研究生；史家河村史馆里，这几年考上大学的青年头像占了满满一面墙。

红旗渠精神引领着过去的辉煌，也在激励人们实现理想。林州市提出建设山水人文城市的目标。创造了“出太行”“富太行”的林州人，现在要谱写的是“美太行”的新篇章。他们不仅在土地上书写着山水新篇章，而且把红旗渠精神融入那些清丽轻柔的村歌中。柳林村的村歌是这样的：

“家乡日新月异，勾起了谁的回眸，唯有那不变的乡愁，在枝头摇曳着春秋……”“勤劳的柳林人家，编织着小村锦绣，还有那美好的祝福，在岁月中深情守候……”